

# 朦胧泰山

□赵学法

声,不见飞溅浪花;但听百鸟互争鸣,不知燕雀栖何枝;耳际松涛如滚雷,不辨风吼起哪里。奋力盘桓,左出右拐,峰回路转,穿云破雾,一步一景,如同漫游梦幻仙境,行走空山幽径,眼前尽是诗情画意,心中飞扬奇妙思想。

踏上“门辟九霄”的南天门,回首俯瞰山下,泰安古城笼罩在一片轻纱薄幔般的雾霭之中,唯有高楼大厦秀出身姿。阳光穿透冰片一样的浮岚,投射斑驳陆离的大地,隐约可窥城池的方圆轮廓,依稀可闻喧嚣的闹市交响。极目远眺,泰山以南的徂徕诸峰,氤氲环抱,紫气萦绕,仿佛一座漂浮于大海的仙山,微茫缥缈,时起时伏,幻化无常。但徂山下的大汶河,被飘忽的云霞裹上了一层透明的“纱衣”,活像一条朦胧腾飞的玉龙,穿山越岭,曲线游走,滋润了两岸的青山绿树,苍翠了河畔的万亩阡陌。这一切,皆充盈于模糊的视野,望眼欲穿而不能,洞察真容而不可,呈现着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的朦胧美。诗仙李白曾经站在南天门顿足呐喊“天门一长啸,万里清风来”,呼唤清风荡涤烟岚山河,企望“凭崖览八极,目尽长空闲”,一览无余地阅尽泰汶风光。游客中不知谁低声唱起了《雾里看花》歌曲,反复吟诵着“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,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真真切切”旋律,表达望穿秋水的急切心情。其实,这种朦胧的山水画面,实乃最迷人的美学画境,因为朦胧景象很容易激发人们的猎奇心和联想力,而猎奇和联想的幻影,正是无上美感的理想表达。

漫步乱云飞渡的泰山天街,

疑是踏步天庭宫壶御道,涉足九霄玉宇圣殿。朵朵祥云不期而至,追随着人的脚步若即若离,盘旋回环,给人以如梦如幻的感觉。婆娑疏影中的玉皇殿、碧霞祠、孔子庙、气象台等高山建筑群,活像神话中天上的琼楼玉阁,在云涌雾聚的开合之中飘忽超逸,显晦交替,时沉时浮,觉得愈发幽邃神秘。登上泰山极顶,就像融入了一个混沌世界,满目皆是朦胧图景。这里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,“古登封台”碑碣赫然屹立,忠实地守护着这方圣地,铭记着悠远的历史风云。有史记载的十二位帝王之所以选择此处祭天,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,泰山极顶距离天庭最近,是天人感应的绝佳界点,也是天地人“三才”和合共生的至尊神坛,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。

令人心驰神往的,莫过于朦胧中的“泰山四大奇观”。

云雾天气游览泰山,很容易邂逅“云海玉盘”这一宏阔画面。那一刻的不经意间,升腾的云团在泰山极顶被凌厉的冷空气阻拦,迅速铺展蔓延,注满谷川沟壑,缭绕峭壁悬崖。放眼望去,云卷云舒,优哉游哉,不慌不忙地荡漾崇山峻岭之间,轻松自如地回旋旋峰千嶂之巅,绘成一幅幅绝美的山水画。当此时,难觅泰山真面目,只惜人在云雾中。横看岭头稠云浓,侧目峰尖岚影淡。极目远方,辽阔的积云活像波浪涌动的大海,静静地环伺擎天一柱的泰山主峰,簇拥飞檐斗拱的庙宇宫观,构成一个形似玉盘的巨大圆圈,以泰山为轴心四面延伸,八方扩展,朦胧中望不到边界,看不透多深多远。胜景如画,宛若海市蜃楼、镜花水月一般。

“云海玉盘”孕育了绚丽多彩的天虹,抛射出的弧形彩带,闪耀在朦胧的烟云之中,酷像海面上飞翔的拱形虹桥,使浩瀚云海锦上添花、增光添彩。如果晨昏恰逢其时,还可能巧遇“泰山宝光”这一神奇景观。特定时刻顺光望去,偶尔可见阳光衍射与水汽反射相互作用产生的虹霓之弧,画出一个灿烂的七彩圆环,烁烁于碧霞祠上空,金光闪闪,耀眼夺目。这一特异光圈,是彩虹的别样表现,但比彩虹更为精彩、更加璀璨。“云海玉盘”的磅礴气势、壮美宏丽及其幽深意象,可谓独步天下,举世无双。

假如运气好的话,即便泰山云遮雾罩,也能一睹“旭日东升”的辉煌。这需要耐心地等候,目不转睛地紧盯。待到云团开裂的当口,就会看到东方地平线上游弋着片片黛云,缓缓地舒展,慢慢地膨胀,云边渐次镶上了金黄色,弹指间五彩缤纷,光芒四射,正如清代学者姚鼐描写的那样:“极天一线异色,须臾成五彩。”朝阳渐渐露出羞红的脸庞,小心翼翼地云端探头探脑地张望,仿佛沉浮于海浪中的红宝石,跃跃欲试,伺机升空。眨眼间,旭日挣脱烟云的羁绊,将万道霞光洒满苍穹,彩绘了半个天空。这一幕,正应了《珊瑚颂》歌唱的那样:“云来遮,雾来盖,云里雾里放光彩。”如果没有云遮雾盖,“旭日东升”的美感度可能逊色几分、暗淡些许。1961年夏,郭沫若先生考察泰山时渴望一睹泰山日出风采,可惜因雾浓云厚未能如愿,遂赋《观日出未遂》诗,满腹的遗憾之情:“夙兴观日出,星月在中天。飞雾岭头急,稠云海上升。晨曦光晦若,东睇石巍然。摩挲碑无字,回思汉武年。”虽然大文豪惋

惜不已,但他描绘的飞雾稠云、晨曦晦若朦胧色彩,恰恰是一幅别有韵味的美学画卷。

站在烟云缭绕的泰山玉皇顶,瞭望北边的泉城,漠漠之中可见“黄河金带”的靓影,体味李白诗句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豪放心境。岚烟中的黄河浩浩荡荡,一泻千里,波涛滚滚,奔流不息,恍若一条金色的腰带,绕行泰山西麓时接纳倒流的大汶河,一起调转潮头,奔赴浩瀚的渤海湾。汶水与黄河环绕泰山南北,形同一南一北两条金银丝带,扎紧泰山的根基,飘浮在朦胧的万顷旷野,绘出一轴巨幅高山环水泼墨图,令身临其境者如痴如醉,击掌叫绝。

夕阳西下的时候,雾气尚未散尽,此时可以感受朦胧中“晚霞夕照”的魅力。霞光染红了茫茫苍穹,彩绘了团团云朵,活化为千姿百态的生动形象,组成形态各异的灵动图像,给人以出乎意料的惊喜。目睹白居易描绘的“西北日落时,夕晖红团团”情景,沉浸王之涣吟诵的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诗意,无不陶醉于天马行空的想法之中,胜似一次盛大的精神会餐,教人欲罢不能,流连忘返。

傍晚时分,云雾又起,整个泰山淹没在朦胧的暮色之中,夕照余晖点缀的泰山色彩斑斓,天街恰如一帧水墨晕染、光影交错的写意画。游人中不知谁唱起了琼瑶作词、李海鹰作曲的《月朦胧鸟朦胧》歌曲,委婉悠扬的旋律扣动了大家的心弦。饱览朦胧的远山近水、红花绿叶,仰望朦胧的天幕星辰、流云飞鸟,凝视朦胧的灯烛萤火、楼台亭阁,我心中豁然一亮,顿悟泰山朦胧美的奥妙,忘情地大喊大叫:“我爱你,朦胧泰山!”

久居泰山脚下,时常与泰山对视,发现泰山的大美,在于云遮雾罩的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状态,显现的尽是妙不可言的朦胧美,令人遐思无穷,浮想联翩。泰山,不知倾倒了多少游人,痴迷了多少访客。

巍峨泰山雄峙天东的独特地理位置,形成山上山下半年均温差7.9℃、年均云雾179天的气候环境。泰山的云雾天气,大多集中在春夏两季。地表的暖湿气流沿着山川沟壑润蒸爬升,在多头并进、携手向前的过程中,流云碎雾纠缠在一起,形成大大小小的云团,漫山遍野地滚动翻腾,随着山势的拔高而不断加速,朝着泰山主峰激流勇进,犹如千军万马发起的集群冲锋,蔚为壮观。云雾的变幻莫测,为勾画泰山的朦胧之美准备了七彩染料。

夏季的一个清晨,我沿着泰山中路攀登,再次穿越泰山的朦胧画廊。透过薄薄的云雾仰视泰山盘道,形如飞流直下的瀑布,跌落九天;又像悬挂云端的天梯,贯通乾坤;还似洁白无瑕的垂带,悠然飘逸。陟步而上,渐入佳境,初显泰山的朦胧美容。沿途的高山峻岭,嶙峋巨石,忽隐忽现,若明若暗。环顾左右,只闻潺潺溪流

## 工钱应加倍

□韩尚义

### 冯玉祥在泰山的故事

隆冬,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好几天,泰山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

这时,恰巧国民党的一位海军副司令来逛泰山。随从强令轿夫们把长官抬到泰山顶上去。

轿夫们看到大雪已经把登山盘道覆盖得严严实实,不敢冒险上山,便推辞说:“对不起大人,泰山盘道难以插足,小人怕在路上摔倒出事。”

“别说废话,路上还有我们这些保镖呢,现在马上就要动身。”跟随在副司令身后的,除了他带来的随从,还有泰安警备队的人员。他们对轿夫下了上山的死命令。

出于无奈,四对轿夫抬着这位海军副司令和随从人员,迎着刺骨的寒风,踏着厚厚的积雪,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泰山峰顶慢慢地移动着。每攀上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,提心吊胆……一路上,轿夫们小心了再小心,总算幸运,到了山顶没有出事。

哪知,大祸还是降临到轿夫们的头上。下山时,在升仙坊之下的“调

之盘”处,一个轿夫脚未站稳滑倒,把轿子上的客人摔了个“嘴啃石雪”。那客人恰恰就是海军副司令。这可不得了啦!副司令被撞得额头渗出鲜血,他恼羞成怒,大骂轿夫是“刺客”,并对县警备队的头目说:“下山后,要把他们统统给我抓起来,在我拜见冯先生之后再作处置。”

冯玉祥虽隐居泰山,但京城的达官显贵哪个不尊敬他?他们凡来泰山者,谁都不敢越过先生的这道山门。这位海军大员自然也不例外。他坐着山轿慌慌张张地来到“三笑处”,强打精神,挺挺腰杆,大步流星地走进普照寺,来到先生面前。

其实,先生和这位副司令并没有多少交往,只见过几面,但他对先生自然也得尊重几分。他毕恭毕敬地向先生行了个军礼,接着谦恭地说:“将军在此读书,本应先来拜见,只因鄙人登泰山心切,就先上了泰山,迟来一步,还望将军恕罪。”

先生见他头部包扎着纱布,面部受伤的狼狽相,心中有些好笑。应酬说:“不必客气,请坐吧。”

先生为缓和气氛,漫不经心地问:“天下着这么大的雪,景致可能不错吧?游人多吗?”“雪景挺好,游人少见。”副司令吞吞吐吐地回答。

这时,先生发现外面还站着一群人,便问身边的潘处长:“院子里那些人做什么的?”“是轿夫,是他们摔伤副司令长官的。县警备队把他们抓起来要治罪。”

先生眉头一皱,微微一笑,不动声色地回到原位坐下。然后问道:“副司令,你的头部是怎么受伤的?”“是泰山轿夫摔的,我怀疑他们是‘刺客’!”

“盘道上有积雪吗?”  
“有,老厚老厚的呢!”  
“他们知道你是海军副司令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  
“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。他们不知道你是何许人也,怎能说他们是‘刺客’呢?再说,他们若知道你是海军副司令,你就是枪毙了他们,他们也不敢在这种天气抬你上山,哈……哈……不过,话又说回来,摔着我们还不太要紧,有国家给你饭吃,有国家给你治疗。若摔坏轿夫,可怜的一家老小要靠他们吃饭哩……”先生说到这里,把话锋一转:“副司令,你以后不论到哪里去,最好先向他们讲清楚你的官衔,免得再吃这样的苦头!”

“那……”  
副司令见先生毫无替他说话之意,自然有些失望。

先生严肃而认真地对潘处长说:“闷上壶茶,让厨师赶快做饭,打发轿夫们吃饭,县警备队的人让他们全部回去。”

“这,这不太便宜他们了?”副司令没想到先生的胳膊肘子往外拐,为这帮穷轿夫们推卸了责任。但因为他这时是在冯玉祥面前“做客”,又不好发作。

“这太便宜他们了。”那副司令有些不太高兴的样子,终于说话了。

“太便宜他们了?哎呀,要不是你提及我倒忘记了,你发给轿夫工钱没有?”先生认真地问。

“没有发,还没有发呢。”副司令结结巴巴地回答。

“你说太便宜他们了,我当你赏他们多少钱呢?没付工钱何谈便宜了他们?这不要紧,你若没带钱,我可以代你支付。这大雪天,天寒地冻,上山确实不容易,工钱应加倍。”先生说着便令潘处长去取钱。

那些轿夫原认为来到这儿要受到严重处置呢,一直担惊受怕,做梦也没想到,在这里不仅好吃好喝,工钱还加倍给。他们接过工钱,笑逐颜开,齐声说:“谢谢冯将军,谢谢副司令!”接着,他们一个个作了个小鬼脸,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
## 斑鸠

□赵家栋

人间最美四月天,退休的我回乡下老家种瓜种豆、摘香椿芽。

60年前,俺家在村头建新院,堂屋前栽了棵寓意“长寿多福”的香椿树,北窗外是原野,十多公里外是泰山。如今,香椿树主干已3米多高、一搂多粗,主干上是遮阴十多平方米的枝杈。这棵老香椿树上,还有去岁结得穗状种子,随风摆动声,似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

我竖起木梯上树摘椿芽,快到主干顶杈杈时,“嗖”的一声飞起只斑鸠,那粗杈杈间碗状简陋的巢内,两枚椭圆形的鸟卵,色白,光滑无斑。那斑鸠落在三四米外的房檐上望着我,两只眼睛如两颗晶莹剔透的黑宝石,闪烁着惊恐而深邃的光芒,像是怕我拿走它爱情的结晶。

老家房子一年四季无人居住,院子便成了鸟儿的乐园。爱在屋檐瓦下做窝,在树上筑巢的鸟儿,是我为蔬菜、果树灭虫的好帮手。民间说,斑鸠人家会带来好运,这传说也许是人们为了保护鸟类吧。怕影响斑鸠平静的生活,我顺梯而下。俄顷,房檐上的斑鸠回巢继续孵卵,“咕咕咕”的叫声似在谢我。

小时候,我分不清斑鸠和鸽子。听大人说鸽子象征和平、友谊、自由、美好,鸽子肉好吃,斑鸠肉有毒。直到去年,我在发小家吃了次香菜斑鸠打卤面,才知道斑鸠肉能吃、好吃。发小说,捕野生斑鸠违法,吃家养斑鸠允许;野生斑鸠一年繁殖两三窝,家养斑鸠一年可繁殖五六窝,一对斑鸠一年可繁殖七八十只;吃斑鸠肉,明目、强筋骨,可降低血压、安神助眠,营养价值比鸽子肉高。说斑鸠肉有毒,没科学依据。

传说中,斑鸠懒惰、愚笨,连个像样的巢都不会建,落了个“鸠占鹊巢”的不雅名声。实际上,成语“鸠占鹊巢”中的“鸠”是斑鸠,即大杜鹃,俗称布谷鸟。布谷鸟不会筑巢和孵卵,而是将卵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,并常常吃掉一个已有的鸟卵以保持卵的数量不变。

斑鸠会筑巢,也没干过布谷鸟那样的勾当,只不过它们的建筑技艺远不如大师级的喜鹊。如我家香椿树枝杈间斑鸠的爱巢,只有些许枯枝败叶,仿佛一阵大风就能将其吹散刮落。即便巢如此简陋,仍不误斑鸠生儿育女。斑鸠卵,在父母轮流孵化下,二十来天便破壳而出。再过二十来天,小斑鸠就长出一身漂亮的羽毛,开始学习飞翔。

在城乡,我们都可看到酷似鸽子的斑鸠,听到它们鸽子似的叫声。斑鸠如同曾被列为“四害”的麻雀,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功大于过,整体上属于益鸟。成语、传说让我误解斑鸠多年。